

# 曾经你说

前男友喜欢上了我妹妹。

在我面前，他对她呵护备至，甚至……发生关系。

后来我和别人在一起了，他跪在我脚下，额头抵着我的手背，  
「何希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」

1.

在我的生日上，我的妹妹和我的前男友走到了一起。

他们牵着手出现，姿态亲昵。

过去在公开场合，他永远只是漫不经心地站在我身侧，靠近我的那只手插在口袋里，像是在避讳什么。

而从来没有像这样，牵过我的手。

段洺神态自然，嘴角噙笑，是比和我在一起时要开心得多的样子。

他说：「生日快乐，何希。」

我还记得初次相遇是在地铁上，他口袋里有东西滑落，我好心替他捡了起来，却发现包装着实尴尬，还也不是丢也不是。

那时他注意到什么，转头看向我，笑容含了一丝促狭，「小姐姐，把我的口香糖还给我。」

哪里是什么口香糖，分明是一盒……TT。

我的脸颊瞬间发烫。

后来熟识起来，我问他那天怎么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，是不是赶去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……

我知道他没有女朋友。

段洺一脸无辜，摊手，「我可是处男。」

思绪被拉回现在。

妹妹有些忐忑，不自在地冲我扯了扯嘴角，「姐，我和段洺……」

她声音很细很轻，以至于后面的内容我需要微微俯下身才能听清。

段洺却拉着她后退了一步。

我一愣。

不应景的，我记起了那日的尴尬情形。

在段洺家，我们撞见了他爸爸和小姨……在床上交缠的不堪场面。

面对惊叫和混乱，那时的段洺面无表情，拉着我走了出去。

然后在过天桥时遽然弯腰，无端端吐了出来。

充满厌恶的，大汗淋漓。

我很难受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抿着唇安抚性地拍打他的脊背。

他将脸埋在我颈弯，身体的重量靠向我，闷闷地说：「何希，在一起吧。」

嗓音嘶哑不堪。

却也是这个人，在交往一年后提出分手，说不想欺骗我，他并不喜欢我。

原来他喜欢的，也是我的妹妹。

他们是什么时候互有好感的呢。

在我还以女朋友的身份和段洺在一起的时候。

他的心不在焉，忽冷忽热，突然之间都有了最合理的解释。

还记得我第一次将他带去见妹妹，段洺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话很少，只打了声招呼，注视着她的眼里却仿佛有什么不一样的内容。

然后，轻慢地弯了弯唇。

我妹妹一向大大咧咧，那天却出奇地红了脸。

那时的我，并没有留意到这些细节。

分手后的我浑浑噩噩，第一次明白小说里形容的天塌地陷原来并不夸张，总觉得生活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，但是那个人，怎么就不见了呢。

我成了我最嗤之以鼻的那种人，从开始期盼着段洺回心转意给我打来电话，到后面抛却自尊哀求他和好，然而，自始至终得不到半分回应。

那时妹妹抱着我，哭着痛骂段洺，说他不值得我的喜欢。

是啊，他不值得。

看着妹妹躲闪的眼神，我在心里默默道。

我该庆幸分手三个月后，我已经逐渐缓和过来，如果是之前的我看到这一幕，可能会当场崩溃。

我甚至朝他们笑了笑，「你们来得刚好，切蛋糕吧。」

段洺望着我，像是能洞悉我的情绪。

2.

对于抢走了段洺，妹妹对我存有愧疚。

后来在家里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满脸内疚地说，她有尝试过拒绝……她怕我会难过，她犹豫了很久很久，甚至拉黑过他。但是喜欢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就算理智告诉她这样不对，但心里还是会想着他。

妹妹盯着我，像是试图找出缓和的痕迹，「姐，你能体会的对吗？」

我笑了笑，「你和他是在我们分手后才在一起的，没有对不起我。」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望着她的眼睛。

妹妹眼底掠过一丝慌乱，点了点头。

取得我的谅解后，妹妹开始试图调和我们三个人的关系。

她故意使唤段洺去给我买奶茶，让段洺给我拎包包，在外面吃饭，她会让段洺替我把虾剥好，再放到我碗里。

而段洺一一应允，他会在顶着烈日替我买来水果后，看着妹妹无奈一笑。

如果没有妹妹，我恐怕都不知道段洺还有这样温柔包容的一面。

几天后，妹妹以锻炼身体为由，拉着我去郊区爬山。

到达山脚，我们下车，段洺已经在等我们，他穿着冲锋衣，身姿挺拔消瘦，正低着头抽烟。

妹妹蹙了蹙眉，上前嗔怪了句什么，段洺将烟头捻灭在一旁的垃圾桶上，自然地握住她的手。

段洺烟瘾很重，她不喜欢，那之后他确实抽得少了很多。

我劝了半年都没有用的事情，她不过说了句讨厌烟味，就让他改掉了长久以来的习惯。

这对比多少让我有些好笑和辛酸。

感受到一道视线，我抬头，看向段洺身后的男人。

和他有着五分相似，但眉眼的轮廓更为立体，晨曦笼罩下有种柔和的俊朗。

是他的堂哥，段楨。

段楨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交集不多，高考后上了不同的大学，我对他的印象只剩一个成绩优异，个子挺高，长得不错。

他礼貌性地冲我点点头，看模样应该是记得我的。

应该记得吧。

顺着山脚的石阶往上走，妹妹的鞋带散了，她没动，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段洺。

后者顿了一秒，含笑蹲下身替她将鞋带系好。

目睹这一幕的我不禁有些自嘲，段洺在我面前，何时这么纡尊降贵过。

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着保护者角色的人，一直是我。

段洺的家庭并不美满，母亲郁郁而终，父亲在妻子去世两年后，和他的小姨子搞在了一起。

或者说，段洺的妈妈在世时，这两个人就已经暗度陈仓。

交往后的第二个月，我在他家陪他过生日，段洺喝醉了酒，一双迷离的眼睛凝在我脸上，像是在探究我的表情，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我应该叫我妈姨妈。」

他语气淡淡的，「说我是那两个人苟合生下来的。」

那时我已经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了这件事，闻言摇摇头，「他们胡说的。」

段洺笑了，「我妈那么讨厌我，说不定是真的。」

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只能呆呆地望着他，忍着眼眶泛起的酸意。

段洺眸色沉沉地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将我从地毯拉到沙发上，然后枕着我的大腿，将脸埋进了我怀里。

我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生平头一回对一个男人产生了怜悯。

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谈过恋爱，一颗心扑在他身上，完完全全毫无保留。

妹妹曾恨铁不成钢地骂我：「姐，像你这么傻，男人是不会珍惜的。」

一语成讖。

夜深了，他拽着我的衣角，哀求我不要走。

喜欢的男生肯在你面前展现出脆弱和依恋，我说不出拒绝的话。

那晚他从背后搂住我的腰，与我并排侧躺着，紧密贴合的姿态。

醒来时我发觉自己与他面面相觑，段洺一瞬不瞬地睨着我，不知看了多久。

会用这种眼神注视我的男人，原来从未喜欢过我。

或许，他只是需要有个人陪伴他走过那个最难熬的阶段。

山路越来越陡，妹妹不放心地回头叮嘱，「我姐姐四肢不协调，段桢哥哥多照顾一下，别让她摔下去。」

段桢弯唇，「我在她后面护着，放心吧。」

我太久不运动，一路爬得连喘带歇，最后几乎是被段桢拉上去的，等到达山顶，段洺和妹妹已经等了十多分钟。



段祯松开我的手，拧开瓶盖将水递给我，「怎么还跟以前一样，跑几步就脸通红。」

我脸都是麻的，没听清他说什么，只顾着大口喝水。

他失笑，替我将颈后汗湿的马尾拨开。

山风吹过来，我通体舒爽。
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段洺盯着我的头发，脸色有些泛寒。

3.

下山的时候，妹妹不小心脚滑了一下，还好及时站稳没发生意外。

段洺拉住她的手，轻声笑话她笨拙。

妹妹气愤地瞪视，段洺见状柔和了语气，拍拍她的脑袋以示安抚。

我的眼睛突然有点发涩。

想要转移视线，却发现自己做不到。

段洺有所察觉，微微侧头迎向我的目光。

一瞬间只觉得狼狈。

我强迫自己举目远眺，天气很好，天空旷远无际，是很淡的蓝色。

不该在意的。

我告诉自己。

临近山脚下，前方蓦然传来一声妹妹的惊叫。

我和段祯加快脚步赶过去，妹妹弯腰扶着腿满脸痛楚，我卷起她的裤腿，发现膝盖淤青了一块，还有些细微的擦伤。

「怎么回事……」我刚开口，段洺眉头紧蹙，不由分说地背起她，一路朝山下走去。

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愣了几秒，才缓缓站起身。

段祯猝然跳到我身后，汗毛耸立地盯着地上。

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原来是一只毛茸茸的大青虫。

忍不住有些好笑，没想到他看上去一副很酷很厉害的样子，胆子却这么小。

我捡了节树枝把拦路虫挑开，「好啦，走吧。」

段祯强作淡然，「我怕一脚过去把它踩爆……怎么说也是一条年轻的生命。」

「诶，你胳膊上……」

他神情一紧，双手齐上拍打胳膊。

「好了好了，没了……」看他还是心有余悸，我替他拂了拂袖子，憋着笑说，「你看，真的没了……」

他俊脸紧绷，有丝委屈，「你吓唬我。」

我发觉他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还挺可爱的。

段洺在路上看着我们，语气泛冷，「天快黑了，快点。」

妹妹的腿伤并不严重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我们在附近的农家乐吃过饭，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，商量过后决定找家酒店落脚，明天早上再回去。

前台登记的时候，段洺微微垂眸不知在想什么，最后开了三个房间。

我蓦然意识到什么。

心口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细密而尖锐的疼。

我低下头，心想，大约是因为时间还不够久。

酒店里有温泉，妹妹因为腿伤，只是坐在一旁和段洺喝酒聊天，喂他吃水果，甜蜜恩爱的样子。

我拿开披在肩头的浴巾，穿着泳衣下水。

段洺的视线在我身体上停留了一瞬，不带情绪地移开。

段祯含笑说：「我记得你高中时又瘦又小，像只小黄鸡一样。」

他把手放到身侧比画了一下大概高度。

我不满，「我哪有这么矮。」

他弯弯唇，「女大十八变。」

妹妹打趣，「怎么？老同学相见，心动了？」

她虽然在和段祯说话，余光却在观察段洺的反应。

段洺神色淡淡的，似笑非笑。

我忽然有些喘不过气，想说点什么把妹妹刚才的话盖过去。

「嗯，好像是有一点。」段祯回答道。

我一愣，抬头望向他。

「我就知道你这次来是另有所图。」妹妹放松不少。

段祯将手里的果酒递给我，语调低低的，有种让人熨帖的温柔，「喝一杯，晚上睡得会踏实一些。」

我伸手接过，跟他道了声谢。

温热的泉水让人毛孔舒张，暖洋洋的，我闭上眼，杂乱的心绪渐渐安宁下来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丁点酒精起了作用，有些昏昏

欲睡。

隐约听到妹妹说：「我去下洗手间。」

而段祯也从浴池里出来，去外面接了个电话。

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，这里面只剩下我和段洺两个人了。

「扑通。」是有人入水的声音。

我睁开眼，看见段洺从浴池另一侧缓缓靠近我，他将一只手撑在池壁边缘，低头打量我，声音里有种莫名的讥讽，「平常不是很保守吗，竟然也会穿这种露肉的泳衣。」

我不明白他对我的恶意从何而来。

他贴得太近，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脸上，让我很不适，伸手去推他肩膀，却没有推动。

他眼底有暗色，「刚刚段祯一直在看你，知道吗？」

我微怔，旋即皱眉，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」

妹妹回来的前一秒，他蓦地松开手，若无其事地靠在池壁上。

妹妹似乎一无所觉，笑容不改。

我握了握拳，从水里出来，拿起浴巾围上，率先回了房间。

4.

酒店隔音不太好。

躺下后，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男女纠缠的声音。

模糊而暧昧。

我睁开眼望着天花板，想到了一些事情。

和段洺恋爱的一年中，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一起，不可能没有欲望。

他喜欢亲我，常常猝不及防地亲上来，将我吻得浑身发软，眼睛湿漉漉得看不清东西，他却戛然而止。

明明忍得额角青筋鼓爆，也只是猛地推开我，将自己关进房间，

童年的经历让他有了某种洁癖，不是真正喜欢的人，他不愿意碰。

到了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确信段洺是真的爱上了我妹妹。

那晚我想了很多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，记不清隔壁的动静是什么时候停止的，也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睡去的。

第二天，段洺和妹妹从同一个房间里走出来，迎面和我打了声招呼。

我注意到，段洺脖颈上有一道暧昧的红痕，像是被指甲抓挠过。

他没有刻意遮掩，看着我微微一笑。

早餐在五楼，段洺贴心地替妹妹端来鸡蛋和蔬菜沙拉，她最近在减肥。

妹妹说，「我姐姐的呢？她喜欢吃小笼包和粥。」

话音才落，段祯将一屉小笼包放到我面前，然后坐到我旁边，嗓音是初醒的喑哑，「睡得好吗？」

我摇摇头，「不算太好，而且醒过来浑身酸痛，差点下不了床。」

段祯修长的手指剥开一个水煮蛋，「久不锻炼就会这样，以后每周都来一次吧？」

他把剥好的蛋递给我。

我眨了下眼，「你杀了我吧。」

他唇一弯。

妹妹舒展了下身体，表情痛苦，「好难受，腰要断了。」

然后含怨瞪了段洺一眼，「都怪你……」

段洺替她揉着后腰，嘴角却挑起，「怪我？还是怪你自己。」

我不由自主顺着他们的话联想到昨夜听到的声音，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情趣吗？

越是抗拒，脑海中越是不受控制地浮现出那些画面，他们在昏暗的房间里，在离我一墙之隔的地方拥抱、亲吻……我指尖蜷缩，心脏生疼。原来不在意，真的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。

「姐姐……」妹妹察觉到我的异样，声音一颤，猛地推开段洺的手。

我抬起头，对他们笑了笑，「吃完我们就回去吧。」

段楨眼里掠过一丝担忧。

到了停车点，妹妹小心翼翼地问我，「姐，你要和我们坐一起吗？」

段楨揽住我的肩，「她坐我的车吧，就不打搅你们小情侣了。」

我点点头。

段洺眼神凉淡，不言不语地注视着我。

「怎么了？」妹妹有些疑惑。

而他仍然看着我，半晌，用略带玩味的口味轻声问，「快哭了？」

我的心好像重重坠了一下。

到了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在他心目中，我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



回家后，我跟公司请了假，一个人去了西双版纳，穿过莽莽苍苍的亚热带丛林，看过汤汤逝水的澜沧江。仿佛长久积压在心头的阴霾被驱散，从那场深情的幻觉中挣脱出来，会陪伴自己到老的，终究只有自己而已。

五天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回了 V 城。

从机场出来，来接我的是段洺。

再次见他，我意外的平和，仿佛所有的酸涩和不甘，都在那场旅行中消散一空。

这个男人，已经彻底和我没有关系了。

段洺打开后备厢替我将行李放进去，淡淡地说：「晒黑了。」

我没有说话，坐进车子后排。

下飞机，我收到妹妹的消息，说她今天上午有课不能来接我，段洺已经去了。

车速飞驰，几分钟后，段洺打破沉默，「还有几天，就是何恬的生日。」

何恬是妹妹的名字。

她比我小三岁。

「你说，我应该送什么比较合适呢？」他语调低慢，带着我熟悉的漫不经心。

我却注意到他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中指，在日光下折射出一点璀璨的银光。

我曾说过想要在交往一周年的时候，和他戴那种情侣才会戴的戒指。那时他一边吐槽幼稚，一边敷衍地应允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兑现，我们就已经分手了。

我沉吟了片刻，「你手上的这种情侣对戒，她应该就会很喜欢。」

段洺通过后视镜与我对视几秒，「是吗？原来你们女生的心思都是一样简单。」

## 5.

半夜，我躺在床上和闺蜜闲聊，随手收了几张她发的低俗表情包，打算留着以后欣赏，突然收到段桢的消息，问我回来了没有。

我下意识想回个经常用的表情，一时不察，把那张刚收的图发了过去。

虽然撤回得很快，但我敢断定，那边已经看到了。

聊天框上方显示对方正在打字……

我的脸一下子烧得通红。

段桢：图不错，还有吗？

我：……

段祯：本来觉得你文文静静，想和你循序渐进，没想到你也会看这种东西。

我小心地回了几个字：什么叫也？

段祯：我以为你的重点会是循序渐进。

段祯约了我周末下午吃饭。

明天就是周末。

小区门外，他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和段洺一样，「好像晒黑了？」

我抿抿唇，有点苦恼地摸了摸胳膊和脸。

他下车，很有风度地替我拉开车门，「没事，还是比我白。」

我们聊了一些高中时期的往事，比如哪个老师最讨厌，哪个干了一件让人记忆犹新的糗事，班上谁谁最受欢迎，谁谁最后在一起了还结婚了。

我忍不住感叹：「那时候班上其实有好几个女生暗恋你。」

段祯笑了一下，「除了你是吗？」

我一愣。

「直到高二你才记住我的名字，出了学校你就不认得我一样，在路上跟你打招呼，你一脸茫然，让我挫败了好久。」

那时我一心扑在学习上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确实不太关心班上那个最受欢迎的男生长成什么样子。

我说：「嗯……我开窍比较晚，以前还有点脸盲。」

「好气。」段祯用力锤了一下方向盘，「我还以为你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早知道你只是单纯的傻，当初怎么说也要追到你。」

他郁闷地说，「也不会让段洺那小子捷足先登。」

我被吓了一跳，抓紧安全带，「……好好开车，不要分心。」

段祯好笑又无语地瞪了我一眼。

晚餐吃的法式西餐。

我问：「怎么选这种地方？」

段祯一脸正经地将餐巾拉开盖在膝上，「选别的地方能让你意识到自己是在跟我约会吗？」

他替我倒了一杯葡萄酒，「吃的就是情调。」

我语塞。

「对了，你是不是喝不了酒？」他蹙眉，「一喝就上头？」

我诚恳地点点头。

不仅上头，还上脸。

「那你看我喝吧。」他把酒杯拿回自己面前，「记得把我送回家。」

结局就是段祯把自己灌得不轻，在服务生和我的搀扶下才踉跄上车。

明明服务生的个子更高更有劲，他还要揽着我的肩膀，把半边身体的重量都倚向我。

我怀疑他在碰瓷。

好不容易坐进车里，段祯漆黑的眼睛望着我，低低地报了个地址。

我踩住刹车，启动发动机，他却笑了，按住我的手，「笨蛋，我叫了代驾，让他先把你送回去。」

我疑惑地望着他。

「这么晚了，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回家。」

.....

妹妹生日前夕，段洛却因为过敏进了医院。

原因是吃了她做的虾。

妹妹很愧疚，在电话里含着哭腔让我过去，说段洺的爸爸和小姨也来了，在病房闹得很不愉快，她不知道怎么办。

我到的时候，恰好听见他爸爸的斥骂声，「你小姨担心你的身体，你又常年不着家，她好心拉着我来看你，还给你煲了汤，你就是这么对她的？」

他指着泼了一地的米饭和汤，「你的教养呢？你忘了你妈死后是谁天天给你当保姆伺候你吗？」

段洺眼帘低垂，「能不能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一看到你们那张脸，我就想吐。」

他轻声说，「真的，忍不住。」

段父气得想甩他巴掌，被小姨死死拦住，只能恨恨道：「真是生了个白眼狼！」

妹妹踌躇着不敢上前。

段洺抬了下眼皮，语调轻浮，「否则的话，等我小姨肚子里那个出来了，我该叫表弟，还是弟弟？」

段父勃然大怒，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一把泼到他脸上。

他小姨在一旁脸色青青白白好不热闹。

段洺顶着一头湿发缓缓抬头，视线触及病房外的我，顿了顿。

他看着我，忽然笑了一下。

仿佛在说，你看，我有多恶心。

如果是从前，我恐怕会不受控制地走过去挡在他面前，抑或是替他将所有他不想看到的人赶出去。

不顾及旁人的眼光，也不怕他们非议的对象会变成我。

可这一次，我没有作声，沉默地转身离开。

有些人身在泥沼中，他并不需要你的拯救，他要的，只是把你拖下去，变成和他一般的模样。

6.

出了医院大门，我恰好撞上才停好车从车上下来的段楨。

初秋，他一身黑色风衣，刘海微微盖住眉毛，不得不说，是那种很讨女生喜欢的俊朗和帅气。

「怎么了？」他几步走到我面前，打量了片刻我的神色，微微拧眉，「他们欺负你了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摇摇头，「段洺的爸爸和小姨也在。」

我简单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。

段楨沉默了数秒，「段洺对你妹妹，可能不仅仅是单纯的喜欢。你们三个人的关系，映射了他对父亲出轨的怨恨。」

我微微垂下头，望着脚尖。

妹妹并不是完全无辜的，我心里很清楚。

段洺的事情，我跟她提到过很多，她明知他经历过什么，是什么毁了他和他的家庭，却依然选择背弃我和他走到一起。

「你要是想谈恋爱，不妨考虑下我。我家境尚可，父母恩爱，人格健全，青年俊才。」段楨一脸认真，「最重要的是，还很长情。」

我抬起头，看到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倒映在澜沧江上的星星。

他好像还挺可爱的。

我第二次这样想。

.....

那晚回去，我慎重考虑了一下，凌晨两点给他发去消息：好吧。

隔了两分钟他竟然回复了：什么好吧？

我说：不是要谈恋爱吗？

然后就是长达五分钟的寂静。

就在我开始后悔自己太主动的时候，段楨发来了一条截图，上面显示他将我的备注改成了——宝宝。

段楨催促我：快快，改备注。



我不愿意：太肉麻了，而且好老土。

段祯：你要是喜欢我就不会觉得肉麻了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伸出颤抖的手改完备注，然后截图给他发了过去。

他立马发了个表情给我。

十分钟后，他发来一条消息：完蛋，睡不着了。

我懒得理他。

8.

生日那晚，我看到妹妹戴上了同款情侣戒指。

而段洺和她却没有什么交流，一整晚都在不停地喝酒，连妹妹介绍同学给他认识，都显得敷衍又心不在焉。

妹妹脸色苍白，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，她抿抿唇，看见我又强勾起嘴角。

段祯送了她一款限定版手袋，妹妹收到的时候显得很意外，「怎么想起来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？」

他抬了抬眉，「姐夫祝你生日快乐。」

妹妹愣了一下，旋即笑了，「所以这是感谢费。」

段洺蓦地抬眼。

我问：「什么感谢费？」

妹妹压低声音，「那天爬山本来只有我和段洺两个人去的。」

我悟了，凉凉地扫向段桢。

段桢脸皮一向很厚，还毫不心虚地来牵我的手。

一伙人去院子里吃露天烧烤，晚风微微凉，段洺穿着白衬衣，袖子挽至肘部，等妹妹将腌好的肉串拿给他烤。

我记得他很讨厌油烟，跟我在一起时，他从来没进过厨房。

段桢问我：「你想吃什么？我帮你烤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不想吃。」

他看了眼不远处的段洺，很坚持，「不行，你必须吃。」

「……那就素的吧。」

他一笑，拿起两串豆腐，「好，你站远一点，小心被烟熏到。」

我默默退到一边。

他一看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，东西烤糊了都不知道翻面，我不忍见他糟蹋粮食，「还是我来吧。」

不远处，有个女同学悄悄问：「这个戒指是段洺送你的吧？」

妹妹点点头，表情很甜蜜。

「哈哈，好羡慕啊。」

段楨替我将垂下来的长发撩到颈后，「回头我们买婚戒。」

我闻言抬了抬头，视线恰好与段洺对上。

他的脸色晦暗不明，近乎阴冷。

临近 9 点，大家陆陆续续散了。

妹妹坐在副驾笑吟吟地说：「姐姐是跟我们坐一辆车，还是让段楨哥送你回去？」

段楨揉揉我的头，「我的女朋友当然我来送。」

「那行吧，我们先走了。」她摆摆手。

段洺沉默地看了我一眼，转动方向盘将车子驶远了。

车里，段楨提议，「不然先回我家吧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你家不方便。」

我面露狐疑。

段楨轻咳一声，「不是，我明天要出差，今晚不抓紧机会多待一会儿，你就得十五号才能看见我了。」

「那不也才三天。」

段楨哀怨的目光睨向我，「我们才在一起一天，你就不想看见我了？」

「……」

于是我和段楨挤在他家的沙发上看了两场电影。

一场电影两个小时，直到凌晨两点，段楨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，打着哈欠说，「我记得还有部不错的，要不我们……」

我看了眼时间，叹了口气，「快睡吧，下次再陪你看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他从冰箱里拿出冰水灌了一口，晃晃脑袋强行让自己清醒，  
「我送你。」

「你行吗？」

他抬头，「你问哪方面？」

……

小区门外，我酝酿了一下，打算放柔声音跟他告别，再叮嘱他好好开车回家注意安全一类的。

段祯看着我，语气很认真，「都要走了，不能亲一下吗？」

我沉默了一秒，「好啊。」

他一怔。

我探过身，在他脸颊上轻轻贴了一下。

段祯别过脸，掩唇清咳了一声，「算了，这次先放过你，我回去了。」

我下车，看着他驶离出视野，转身慢慢往家的方向走。

没几步，我在楼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。

他静静望着我，白色衬衫在暗淡的夜色中尤为醒目。

9.

恬淡的月光下，他徐徐向我靠近，「你妹妹说你不在。」

「原来是去他家了。」段洺声音低缓，目光最后滞留在我的唇上，「这么久才回来……你们上床了？」

凌晨两三点，他为什么还在我家楼下？

我有些混乱，下意识抬头看了眼家的位置，灯是熄着的，妹妹应该已经睡了。

「不用看了。」他说，「她很早就睡了。」

我微微皱眉，直觉告诉我今晚的段洺有些奇怪和危险，想要绕过他离开，却不出意料地被他抓住了手。

「何希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。」

我低下头，深吸了口气，「这和你有关系吗？」

段洺握着我的手紧了紧，他的视线在我脸上徘徊良久，突兀地笑了笑，「那谁和我有关系？你妹妹？」

我望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
他沉默了几秒，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「生气了？」

我刚想说话，手机突然之间响了起来。

来电显示是段桢。

段洺显然也注意到了，下颌骨微绷。

我趁机挣脱他的手，快步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
电梯里没信号，等我出来，段桢的电话已经挂了。

我攥着手机开门换鞋，想着进房间再给他回消息，却发觉客厅沙发上缩着一个人影。

是妹妹。

她抱膝坐在一片昏暗中，即便听见我回来也没有抬头。

「段洺在等你吧。」她轻轻开口，「十点的时候，他给我打电话问你有没有没回来，我说你不在。然后他就来了楼下，一直等到现在。」

我停在客厅中央。

「他是不是告诉你，他会和我在一起，只是因为我是你妹妹。」她声音里有了一丝颤意，「姐，你还喜欢他吗？如果他想跟你和好，你会不会答应？」

我放下钥匙，走进房间，片刻后拿来一条毯子盖在她身上。

妹妹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又问了一遍，「你会答应他吗？」

「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是我妹妹。」我说，「你们之间的事情和我无关，不要拿来惹我心烦。的确是段洺动心思在先，可你也是帮凶，我可以接受你们的关系，但不代表我会帮你们维系感情。」

「何恬，我是你姐姐，我不是贱。」

妹妹眼里有了水光，她啜喏着嘴唇，最后说了一声对不起。

.....

段桢不在的第二天，我竟然有点想他。

明明我和他之间，连一个「熟」字都谈不上。

这未免太恋爱脑，我决定克制一下自己。

中午的时候，我在公司吃外卖，收到段祯发来的一张图，路过鸡鸣寺，你说我要不要进去求个姻缘？

我回道：嗯，去吧。

段祯：你好冷漠。

我：等你回来。

段祯：我也爱你。

段祯：在我回来之前，离段洺远一点，没事不要理他。

我：那如果有事呢？

段祯：更不要理。

段祯的叮嘱很有先见之明。

临近下班，段洺发消息约我吃饭。

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餐厅。

我很喜欢吃那家店的水晶丸子，每周都会去一次，刚分手那段时间，我逃避性地不让自己想起和段洺有关的一切，甚至每次经过都会刻意绕开那条街。

直到有一次，客户约我在那附近谈事情，路过那家店，隔着玻璃墙，我看见段洺和妹妹在里面吃饭。



妹妹坐在我常坐的位置上，段洺叉起一颗水晶丸子喂给她，脸上温柔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。

晚上，我去餐厅打包了一份丸子，回家一口一口吃完了。

自那以后，再也不会想吃了。

因为记忆里的美好滋味，再尝进嘴里只觉得苦涩不堪，味同嚼蜡。

我没有回复，下了班，他又给我打了几通电话。

我想起段楨的话，把他拖进黑名单，径直回了家。

打开门，我发觉客厅里站着一个男人。

妹妹什么时候给了他钥匙。

段洺望着我，「微信和手机，都把我拉黑了，就这么讨厌我。」

我低下头想了想，「我大概下个月搬走，你和何恬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在我搬走之前，这是我家，麻烦把钥匙还给我。」

「何希。」他念着我的名字，「我和你妹妹分手了，就在她生日那晚。」

他走过来，轻轻抚摸我的头发，「我不喜欢她，一点也不。」

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爸为什么会背叛我妈，喜欢上自己的小姨子，还在五十几岁的时候，和她有了孩子。」他笑了笑，「我很想试试，我会不会和他一样。」

「可真的那样做了，却也并不如我以为的那样快乐。」他压低声音，「你妹妹缠着我接吻的时候，我真觉得恶心。」

我望着他的脸，突然想不起自己是因为什么喜欢上他。

「我知道你讨厌这样。」他跪在我脚下，额头抵着我的手背，「以后再也不会了，原谅我一次，好吗？」

11.

我挣开他的手，蹲下身与他平视，「段洺，你妈妈会原谅你父亲吗？如果她不能，你又为什么觉得我可以。」

良久，段洺喉头鼓动。

他走后，妹妹才从房间里出来。

她神情萎靡，跟我说起了她生日前夜发生的事。

那晚在他家，气氛很好，她亲自下厨做了两个菜，段洺盯着菜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半晌才夹起虾仁放进嘴里，然后拿出准备好的戒指送给她。

她很惊喜，也很感动，忍不住亲了他。

后面的事情发生得很自然，她主动献身，她以为男人会顺势接纳，段洺却猛地推开她，冲进洗手间干呕了起来。

那一刻她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浓烈的羞耻让她想要夺门而出，却发现段洺状态不对，脖颈和脸上出现了大片红疹，呼吸困难。

她突然想起来，过去我和她说过，段洺对海鲜过敏。

然后就有了之后的事。

「你知道段洺有多在意你，连别的男人碰一碰你的头发，他都无法忍受。」她说，「他明明那么恨他爸爸，却还是做了一样的事情。他以为只要消除了心理障碍，你们就能好好在一起了。」

妹妹冷笑了一声，「他真蠢，你怎么可能会回头呢。」

我的确不能理解他的做法，也不能理解他口中所谓的喜欢，到底代表着什么。

他分明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爱他，又有多在乎我的妹妹。

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要确认。

「那晚在温泉酒店，你们有没有发生关系？」

妹妹摇摇头，那夜段洺一直待到天快亮才回来，然后在阳台的藤椅上坐到她醒来。

至于那天晚上我听到的声音，已经无从探究，也许是太过于难堪，让我弄混了房间的方向。

两天后，段祯回来了。

他并没有通知我，而是直接来了我家。

彼时是周末，我蓬头垢面地赖在床上刷微博，妹妹在客厅唤我：「姐，段祯来找你。」

不多一会儿，门被轻轻敲了两下，「何希，我可以进来吗？」

妹妹毫不留情地出卖我，「进去吧，她早就醒了，玩手机呢。」

她还帮忙开了门。

我倏地把脑袋蒙进被子里，下意识不想让他看到我两天没洗头邋里邋遢的样子。

床边塌下去一块，他隔着被子摸了摸我的头，声音里有笑意，「怎么了？」

我闷闷地说：「没怎么……」

「不想看见我吗？」他说，「我可是刚一回来就跑来见你。」

「不是……」我尝试跟他商量，「要不然你先在外面等我一下……」

蓦然间，我眼前一亮，被子被掀开，新鲜空气涌了进来，紧接着又是一黑。

他也钻了进来。

两个人凑得太近，彼此之间呼吸可闻，我的心脏停跳了一瞬。

「你做什么？」我瓮声瓮气。

「亲你。」他说。

段祯真的吻了上来。

湿湿软软，一个异常甜腻的吻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窝里氧气匮乏，我头有点晕，还有点热，「别这样……我一下子接受不了。」

段祯笑了一声，「那就两下。」

他又一次偏头吻住我。

亲到最后，我们都热得不行，段祯想解我睡衣扣子，被我一巴掌拍掉。

他深吸了口气，拿被子把我紧紧裹住，默念道：「这还不是媳妇，还不能摸……」

我好想打他。

后来，我和段桢又去了一趟西双版纳。

旧地重游，却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心境。

蓝天碧水，村落和人群，仿佛心头的一场阴霾被驱散，被身边的那个人赋予了另一层意义。

我知道一路上，段洺都跟着我们。

夜里一场大雨，我们找了一家带有宽敞院子的小客栈住宿，只开了一间房。

洗过澡，段桢围着浴巾出来，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欣赏，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。

频繁而急促。

段桢与我对视了一眼，走过去开门。

门外站着段洺，浑身湿透，狼狈不堪。

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，暴雨还在继续。

他脸色苍白，想进来拉我的手，「何希……」

段桢抬臂拦住他。

我说，「段洺，你要我报警吗？」

他倏地顿住，愣愣地望着我，双目通红。

第二天早晨，出门的时候发现他蹲在门边，一整夜都没有离开。

听到动静，段洺缓缓站起身，我曾经那么用心喜欢着的男人，形销骨立，一双眼睛密布着红血丝。

我想起那一夜的自己，恐怕也是这样的心情。

段楨握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向身后。

「我们订婚了。」他说，「以后离我老婆远一点。」

段洺垂在身侧的手微微颤抖，我不是没有注意到。

只是从此以后，他的痛苦和难堪，都不再与我相干。

毕竟，亲疏有别。

（完结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